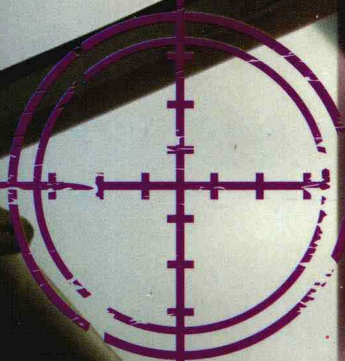


集网盗库

黄志远 / 著



文匯出版社

保网蜜月

黄志远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网蜜月 / 黄志远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80741 - 972 - 3

I. 谍…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383 号

• 黄志远谍战作品系列 •

谍网蜜月

作 者 / 黄志远
责任编辑 / 张 衍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260 千
印 张 / 16.25

ISBN 978 - 7 - 80741 - 972 - 3
定 价 / 28.00 元



第一章

1

一对忧伤的眼睛注视着婚礼，注视着新郎、新娘。

婚礼在县城最大的额尔齐斯宾馆举行。这是额尔齐斯河畔 6 月一个美丽的夜晚。

虽然这是一场纯粹的哈萨克人的婚礼，但和当今许多进了城的哈萨克人的婚礼一样，除了新娘还带面纱进入大厅，除了揭开新娘面纱前，手持嫩树枝的主持人还唱《别他夏尔》歌（揭面纱歌）以及冬不拉弹唱外，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模式已经被改良得和当代城市婚礼没有多大的区别。连参加婚礼的大多数哈萨克人穿的也是汉族服装。倒是婚宴大厅里的所有服务员都穿着哈萨克民族服装，为婚礼增添了不少民族特色。

宴会大厅因多放了十几张大圆桌而显得拥挤不堪，欢声笑语和浓浓的伊犁老窖香味飘荡在婚宴大厅的每个角落。新郎阿斯哈尔·波拉提和新娘努尔达娜·萨合木汗的结合，确实称得上美满婚姻，阿斯哈尔·波拉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努尔达娜·萨合木汗是上海某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现

在是额尔齐斯县中学的语文教师，两人都是青年中的佼佼者。婚宴上，阿肯们（哈萨克族歌手）用冬不拉弹唱赞颂阿斯哈尔英俊似白桦树，努尔达娜美丽如芍药花，这些现编现唱的歌词博得来宾们的阵阵欢笑和掌声。

婚宴上最高兴的是努尔达娜的父亲、额尔齐斯县县长萨合木汗·穆哈迈提别克。女儿和阿斯哈尔的婚事，完全是萨合木汗·穆哈迈提别克和阿斯哈尔的父亲波拉提·乌塔热拜一手促成的。一年前，定居英国的波拉提回额尔齐斯看望老友萨合木汗。听说26岁的努尔达娜还未婚配时，波拉提当即提出让在英国读书的儿子和努尔达娜订婚，萨合木汗一口答应。把阿斯哈尔的照片给努尔达娜看后，努尔达娜犹豫了一个晚上后表示同意，在英国的阿斯哈尔接到父亲的电话后也表示愿意。两位家长高兴地喝了顿订婚酒，随后两个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谈起了恋爱，最终在今天缔结了婚姻。惟一让萨合木汗感到遗憾的是：波拉提这次因病未能来额尔齐斯参加儿子和努尔达娜的婚宴，而波拉提的母亲早在波拉提携阿斯哈尔出国前就已经去世。

按哈萨克习俗，原本女方长辈并不参加男方的迎亲宴，但由于男方阿斯哈尔·波拉提在额尔齐斯没有父系的亲戚长辈，且他的已故母亲又是萨合木汗的远房表妹，所以今天萨合木汗和女方的亲友全部参加了婚宴。和波拉提·乌塔热拜当年与阿斯哈尔的母亲结婚时一样，今天的婚礼都是女方代为操办的。新郎阿斯哈尔则是昨天才从英国回到额尔齐斯。萨合木汗和弟弟、自治区安全厅副厅长扎曼别克·穆哈迈提别克及族中长辈们坐在一席，同席的还有额尔齐斯县的县委书记李天河。

在伴郎和伴娘的簇拥中，阿斯哈尔和努尔达娜来到萨合木汗这一桌敬酒。除县委书记李天河外，在座的长辈们对阿斯哈尔可以说是既熟悉又不熟悉。说熟悉，那是因为他们都看着阿斯哈尔长大，也都曾为阿斯哈尔父母当年的遭遇垂过泪。说不熟悉，那是因为阿斯哈尔随父亲出国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而现在这个挺拔英俊的青年身上半点昔日的影子都没有，何况他们对阿斯哈尔这些年在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仅仅知道他是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在向长辈们敬酒时，阿斯哈尔显示出了身上哈萨克血统的豪放，和男性长辈碰杯后，无一例外地把杯中的烈酒一干而尽。看得萨合木汗又是欢喜又是心疼，生怕新女婿醉倒。

“孩子呵，从今天起我就把努尔达娜交给你了。”喝下阿斯哈尔敬的酒后，萨合木汗拍拍阿斯哈尔的肩，慈祥而又郑重地嘱托。



阿斯哈尔搂住新娘努尔达娜的肩，诚挚地说：“阿爸，我会把努尔达娜当作珍珠一样保护好的。”

萨合木汗笑了，长辈们都笑了，努尔达娜也笑了。

努尔达娜的笑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这是她第一次挨在心上人的身旁、第一次被阿斯哈尔搂在怀里、第一次亲耳听到这个已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说出感动着她的话。

和所有热恋后走入婚姻殿堂的男女不一样的是：努尔达娜和未婚夫阿斯哈尔自从双方父亲为他们确定关系后，两人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见面。阿斯哈尔出国时，努尔达娜还是个小女孩，虽说曾在一起玩过，但除记得起这位小哥哥不是很喜欢说话外，她对阿斯哈尔的印象十分淡薄。一年前，阿斯哈尔的父亲波拉提回国后，她才知道了一些阿斯哈尔的情况。作为一个文科生，她对能成为文学博士的阿斯哈尔还是敬佩的，这也是父亲征求她意见时，她没有拒绝这门婚事的主要原因。当然，当时她的允诺只是表明她愿意和阿斯哈尔谈恋爱而不是许嫁，不是两位老人理解的那种确立婚姻关系。实际上，当时的她并非没有心仪之人，只是那个人搅得她心烦意乱，她也是为了从烦躁中摆脱出来才愿意和阿斯哈尔试试的。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网上聊天，她的心就被阿斯哈尔所俘虏。

“在我心目中你是最漂亮的哈萨克姑娘。有一次我们去草原玩，看着像蝴蝶一样在我前面奔来奔去的你，我就在心里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娶你做我的新娘。那年我 14 岁。”那一回，看到阿斯哈尔打出的这几行字后，努尔达娜的心就被点燃了。从那以后，她从心底里认定阿斯哈尔是她的白马王子，是她要终身厮守在一道的伴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网上交流而加深。

努尔达娜的叔叔扎曼别克在问阿斯哈尔：“听努尔达娜说，你有回国内发展的想法？”

阿斯哈尔肯定地点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倒想回来做点事。我阿爸也老了，能陪他回来落叶归根，也算是当儿子的责任吧。”

“说得好、说得好。”李天河击掌叫好，“你是哈族少有的博士，能回来的话，是我们县也是整个自治区的骄傲呵。”

阿斯哈尔回应更为得体：“祖国和家乡才是我的骄傲。现在，我又有了

新的骄傲，那就是我的妻子努尔达娜。我愿意和她一起为家乡出力。”

努尔达娜的脸被感动得发红、发烫。她的心醉了。

她没有发现那对在为她忧愁和担心的眼睛。

2

纪莺莺坐在婚宴的主桌，神情复杂地侧身看着在不远处向长辈们敬酒的阿斯哈尔，她的目光里不时地流淌出忧郁。

纪莺莺是努尔达娜在大学中文系的同班同学。4年的同班同寝室生活使两人结下很深的情谊。毕业分手时，努尔达娜盛情邀请纪莺莺到草原来做客。纪莺莺答应了，但提出要等努尔达娜结婚时她才来草原。努尔达娜记住了这个约定，前不久打电话给纪莺莺，把自己的婚期告诉了好友，盼望纪莺莺无论如何要来参加婚礼。在电话里，努尔达娜也把未婚夫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好友能和青梅竹马的恋人、哈萨克少有的文学博士成婚，让刚刚做完文学博士后的纪莺莺倍感高兴，她欣然接受了邀请，如约来到额尔齐斯。

纪莺莺肯千里迢迢赶到额尔齐斯参加努尔达娜的婚礼，两人当年的情谊是个因素，另一个原因是纪莺莺想借此机会认识一下努尔达娜的夫君阿斯哈尔。纪莺莺博士阶段专攻的是中西文学比较。为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前一阵她还专门去英国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知道努尔达娜的丈夫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后，她便有了和阿斯哈尔建立联系的念头，只不过来额尔齐斯前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努尔达娜。

纪莺莺昨天到额尔齐斯后，忙着筹备婚事的努尔达娜根本无暇接待她。好在她经过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又转机到阿尔泰、再坐班车到额尔齐斯的旅程，早已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便没让努尔达娜管她，独自蒙头睡了一场大觉，直到今天中午才起床。

下午，努尔达娜的一个表妹陪纪莺莺去额尔齐斯河畔转了转后，婚礼的



时间就到了。早早来到婚宴大厅后，看到自己被安排在主桌，她心里暗暗有点高兴，因为这说明了她在努尔达娜心目中的位置。等到宾客基本坐满，门外响起喧闹声时，她也和客人们一道站起来迎接新郎、新娘进入婚宴大厅。看到走在努尔达娜身旁的新郎阿斯哈尔时，她第一个反应是在心里暗暗夸了一句：真帅！紧接着的第二个反应是就像遭到雷击般整个人都傻了。因为两个月前她在伦敦也看到过此人。那时，这位努尔达娜的新郎叫张得江，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人。惟一相同的是此人当时的身份也是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只是相像而已。震惊之后，她这样劝告自己。

等唱完揭面纱歌，新娘揭掉面纱向长辈们行完礼来到主桌，纪莺莺才有机会重新打量走到面前的新郎阿斯哈尔，她惊奇地发现，眼前的新郎的确和她在伦敦认识的那个张得江极其相像，从脸庞到眼神、从身高到体型，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幸亏她已经给自己打了预防针，认定新郎只是和她所见过的人相像，才没有失态地过多表示出惊奇。

努尔达娜热情地拉着纪莺莺的手向阿斯哈尔作介绍，“这是我大学同学纪莺莺，我的死党。巧了，你们是同行，她也是文学博士。借这次的机会，过两天你们好好切磋切磋。”

阿斯哈尔微笑着接上新婚妻子的话：“纪博士，你好。早听努尔达娜说起过你。有机会一定向你好好讨教。”

阿斯哈尔的语音、语调再次让纪莺莺想起那个张得江，然而阿斯哈尔平静的眼神、完全不认识她的口气又打消了她的联想。是呵，如果阿斯哈尔就是那个张得江，那他此刻应该紧张、应该用眼神求她饶恕才对。可阿斯哈尔没有。这说明阿斯哈尔不是张得江，张得江也不是阿斯哈尔。“恭喜、恭喜。”当意识到自己的愣神时间过长后，她连忙用道喜来掩饰轻微的失态。

努尔达娜拉纪莺莺在自己的身边坐下，匆匆地告诉她这几天为她作的安排。纪莺莺心不在焉地听着，旁边阿斯哈尔替客人点烟的动作又让她想起张得江来。一模一样的浪琴打火机、一模一样的娴熟动作，不同的是当时张得江是在替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英国女教师点烟。等努尔达娜把话说完，纪莺莺忍不住悄悄地问她：“哎，你这个阿斯哈尔有汉族名字吗？”

“你傻呀，我们哈族人为什么要取个汉族名字？”努尔达娜笑着轻捶了一下老同学。

阿斯哈尔把头转向妻子：“你们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来了？”

努尔达娜笑道：“纪莺莺问你有没有汉族名字，你有吗？”

阿斯哈尔拖长语调说：“我的名字是阿斯哈尔、波拉提，在所有的地方都用这个名字。有问题吗？”说过玩笑话，他才认真地问纪莺莺，“纪博士，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在心头那点疑惑的作用下，纪莺莺存心想试探一下阿斯哈尔：“我在伦敦见过的一个人长得和你很像，和你就像是双胞胎。不过他是我们汉族人。而且他也是……”

阿斯哈尔笑着打断纪莺莺的话，“哦，这么巧，有机会的话，我倒要会会他。”他站起来，用哈萨克语和努尔达娜说了几句。

努尔达娜闻言后也站了起来：“莺莺，我们要去敬酒，待会儿再说。”

阿斯哈尔歉意地朝纪莺莺笑笑后领着努尔达娜离席而去。

纪莺莺在阿斯哈尔转身时，看到他右耳垂下有一粒和那个张得江一样的黑痣，她的心一跳：哪怕是双胞胎也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黑痣呀？她刹那间明白，眼前的这个阿斯哈尔就是张得江，一个在英国伦敦有同居女友的汉族男人。

“这是我的未婚夫张、得、江。”两个月前，年轻的英国女教师林娜用中文向纪莺莺介绍她的中国男友。纪莺莺是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认识林娜的。两人认识不久，林娜就把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了纪莺莺。当时张得江和林娜在一道同居。林娜把张得江介绍给纪莺莺完全是一番好意，因为纪莺莺是在做中西文学比较的研究，而张得江是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又是中国人，会对纪莺莺的研究有帮助。

乍一见到张得江时，身为未婚女性的纪莺莺禁不住心头怦怦乱跳。张得江的身材高大挺拔、五官端正，可以说是纪莺莺所见过的青年男子中最帅的一个。她为此还嫉妒过和张得江亲密无比的林娜。在以后的几次交谈中，张得江的学识和形象被她牢牢地记住。她哪里想得到会在遥远的额尔齐斯见到改名为阿斯哈尔的张得江，并且这个人还是个典型的哈萨克人，是她大学好友的新婚丈夫。

这一刻，远远望着在婚宴大厅里挨桌敬酒的阿斯哈尔，望着小鸟般依偎在阿斯哈尔身旁的努尔达娜，纪莺莺心里像被塞满了茅草。阿斯哈尔无疑是一个感情骗子，不把他揭露出来，对不起同学一场的努尔达娜。可是她若把



真相告诉努尔达娜，这位单纯、善良的哈萨克姑娘肯定接受不了残酷的事实，其结果是夫妻反目，蜜月变成吵月，最终彻底把努尔达娜毁掉。所以纪莺莺下不了决心选择说还是不说。

烦乱之中，纪莺莺心里涌起一个愿望：但愿阿斯哈尔在伦敦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受西方习俗的影响，是一时的风流；但愿这个才华横溢的男子真心实意地爱着努尔达娜并且会爱到终生。她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可悲：眼看惟一一一个好友陷入感情悲剧，她却除了祈祷外无能为力，连最起码的帮助都做不到。

3

阿斯哈尔和努尔达娜的新房安置在额尔齐斯河畔的一幢小别墅里。这是额尔齐斯县惟一的一个别墅区，居民大多是本地和外地靠边贸发财的暴发户。萨合木汗曾反对女儿、女婿购买别墅，原因是他是这个县的县长，购别墅的钱虽说是由女婿阿斯哈尔出的，但还是会被不明真相的人说三道四。可努尔达娜没有听父亲的劝告，她的理由也很简单，要让阿斯哈尔在额尔齐斯有一个好的居处，何况阿斯哈尔就是按别墅的价格把钱汇过来的，阿斯哈尔在国外事业有成，是哈族人的骄傲，县里就是奖赏给他一幢别墅也不过份。现在他自己花钱住别墅更不怕别人说什么。

其实努尔达娜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父亲，阿斯哈尔的本意是把别墅买下来后作为礼物送给萨合木汗一家。一是感谢他们把女儿嫁给他，二是感谢当年萨合木汗对他们一家的恩情。努尔达娜不愿意家里因她而接受这样的恩惠。她是用阿斯哈尔的名字买下别墅的，她希望阿斯哈尔在故乡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也希望以后阿斯哈尔能回到哈萨克故乡来生活。至于自己一家，别墅里有十来个房间，父母和弟弟随时可以搬来一起住。

别墅的装饰是努尔达娜自己设计的。楼下一层完全按哈萨克的民族风格

设计、布置。楼上一层则是按欧洲的风格设计、布置。她和阿斯哈尔的新房被安置在二楼的主卧室，欧式风格的家具是她托人从乌鲁木齐买来的。她把自己对阿斯哈尔的爱都倾倒在对别墅的装潢、布置上，尽自己的想象去揣摩哪些会是阿斯哈尔喜欢的、哪些会是阿斯哈尔不喜欢的。

阿斯哈尔·波拉提对努尔达娜精心装潢的别墅极其满意。回到额尔齐斯后，他就被接到这幢别墅住下。努尔达娜的弟弟陪着他看了每一间房间，一一告诉他努尔达娜为装修这幢别墅所化的心血。看到卧室墙上的那幅结婚照时，他感到的是深深的内疚。因为只有他最清楚，这张对所有新娘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结婚照是努尔达娜合成的，而他不仅把婚前所有的准备事宜都扔给努尔达娜，连在婚前陪努尔达娜去拍一张真正的婚纱照都没有做到。他想过要早几天回来，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他自己，他不能独自决定自己的行程，只能一次次推迟回国日程，一次次对努尔达娜说对不起，直到昨天才仓促地赶回额尔齐斯。现在看到努尔达娜如此精心地布置他们的新房，他不能不为自己感到惭愧。要不是按哈萨克的习俗新郎、新娘迎亲前夜不能见面，当天他就会赶去亲口对努尔达娜说一声对不起。

阿斯哈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额尔齐斯河畔的草原上度过的。而哈萨克草原留给他惟一的一点温暖回忆，就是有一个漂亮的、不歧视他的、愿意和他玩的、经常送食物到他家的哈萨克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努尔达娜。到英国后，每当父亲提起草原，他就会想：不知那个好看的小姑娘现在怎样了？

努尔达娜是阿斯哈尔心灵中的惟一一块圣地。

老天爷似乎想给心灵长期扭曲的阿斯哈尔一点慰藉，一年前，回国看望老友萨合木汗的父亲给阿斯哈尔打来电话，告诉他萨合木汗同意把女儿嫁给他而努尔达娜也没有拒绝。这是他出国以后第一次得到的有关努尔达娜的消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美事突然降临，激动得他立即表示同意两位老人的选择，开始了和努尔达娜的感情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劝阻自己罢手，可是，每天通过QQ对努尔达娜倾吐已让他上了瘾，他没法让自己停顿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怕伤害了也已经堕入爱河的努尔达娜。于是就有了婚期、有了他匆匆赶回来参加的这场婚礼。

“是优秀的阿肯能出口成章，我的灵感更像鹰隼在翱翔；在大雪纷飞的寒冷的夜晚，奶奶拍着孙儿低声吟唱：哎勒地、哎勒地、小宝宝……让这首



美妙的催眠曲，伴随你进入梦乡，让奶奶甜蜜的歌声，永远在夜空里荡漾……”

哈萨克民族歌声和冬不拉的乐曲声在宽敞的客厅里回荡。婚宴结束以后，阿斯哈尔和努尔达娜被一拨主要是努尔达娜的青年朋友们簇拥回别墅。大家在挂着哈萨克族伟大诗人阿拜画像的底楼客厅里载歌载舞。根据努尔达娜的安排，阿斯哈尔和努尔达娜都换上了哈族服装，坐在客厅的中央和大家一起喝酒唱歌。

纪莺莺没有随客人们一道回别墅。“你们哈族的话我听不懂，就不去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你好好过你的新婚之夜吧。”

努尔达娜确实也没有心思照顾纪莺莺，见好友坚持，她也就不再勉强对方。吩咐表妹把纪莺莺送回宾馆的房间。

冬不拉响了一阵又一阵。在客人们的再三要求下，阿斯哈尔也唱了歌，清唱了他在孤独时爱哼唱的英语歌《风中的蜡烛》。因为投入，他的歌声显得很动情，结束时他的眼里不知不觉地蒙上泪花。在座的客人们，几乎都听不懂歌词的内容，但都被他的歌声所打动，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只有努尔达娜的鼓掌显得有些勉强，看到努尔达娜的神情时，阿斯哈尔惊出一身冷汗来，暗暗地骂了自己一声：该死！他醒悟到努尔达娜听得懂英语歌，醒悟到不该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唱这样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一名英国歌手在戴安娜王妃出殡时唱红的，是一首近似于挽歌的歌。

“对不起，我选错了歌。”阿斯哈尔坐下来后用英语喃喃地在努尔达娜的耳边说了一句。

努尔达娜心头的那点阴霾被阿斯哈尔的温柔话语抹去，她微笑安慰：“唱得很好听，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哈萨克习俗不闹洞房。欢歌笑语一阵后，客人们纷纷告辞，别墅里很快便只剩下一对送别完客人的新人。在月光下，在微风里。这是自阿斯哈尔出国以后他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当年分开时都还是少男、少女，再见面却已是新婚夫妻。尽管在互联网上他们已经彼此十分熟悉，相互都不知倾吐了多少相思，可真的在一起了，彼此又都分外地感到拘谨，感到了对方的陌生。

掩上别墅的铁门，相互羞涩地一笑。静默数分钟，他们才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想你。”

“我也是。”

喘息中说出的话，简短且又炽热。

当阿斯哈尔轻拥努尔达娜准备回屋里时，努尔达娜拉住了他，把他拉到旁边的白桦树下。

“想对我说些什么？”阿斯哈尔扶住努尔达娜的双肩，新婚妻子含情脉脉的眼波荡得他心里又暖又甜。

努尔达娜闭上眼睛，吐出发颤的语音：“吻我。”

“我要在白桦树下把我的初吻给你。”阿斯哈尔想起了努尔达娜在QQ中对他说过话。他把在抖索的努尔达娜搂进怀里，把嘴唇按到同样发烫、发抖的另一对嘴唇上。

努尔达娜幸福地笑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粉红的纱巾，踮起脚来把纱巾缚在白桦树的树杈上。这是哈萨克姑娘圣洁的初吻仪式，她要把树的眼睛和自己的眼睛一道捂住，以后不再去看任何男人的眼睛。

阿斯哈尔毕竟是在草原和哈萨克族长大的，他知道努尔达娜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他感动地把身体柔软的努尔达娜抱了起来，朝内屋走去，走向他们的新房、走向他们的婚床。

4

纪莺莺漫无边际地在县城的街路上溜达着。

风，轻轻柔柔，拂着她的发梢，拂着她的脸颊。可她还是感到燥热无比，怎么也排遣不掉从心底里渗出的那股燥热。

婚宴结束后，她没有心情去努尔达娜和阿斯哈尔的别墅凑热闹。知道阿斯哈尔就是她在伦敦认识的那个张得江以后，她做不到再假惺惺地去祝贺努尔达娜的新婚。回到宾馆房间，她鬼使神差般地往伦敦给林娜打了个电话。

“我是纪莺莺。张博士在吗？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他。”

“他去中国了，要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他的电话，等他来电话，我再



想法联系你好吗？”林娜在电话那头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纪莺莺作了解释。

纪莺莺不顾礼节地追问：“知道他去中国干什么吗？”

“他去讲学。要去好几所大学。”林娜毫无芥蒂地回答。

纪莺莺恶意地开着玩笑：“你不怕中国的姑娘把他抢走？”

“不可能。他说他不喜欢你们中国姑娘。”林娜咯咯地笑了起来，随后用英语说：“我是他最好的性伙伴，他喜欢我。”

纪莺莺恶心地放下电话。她同样没有勇气告诉那个英国姑娘，此刻张得江正在一个中国姑娘的婚床上。

打完电话，纪莺莺再也无法在房间里待下去了，她走出宾馆，慢慢地在马路上散步。“可恶、可恶！”一路上，这两个字一直在她的胸中翻滚。她为努尔达娜感到不值，也为林娜感到不值。对张得江的情况她知道得不多，分不清努尔达娜的这个丈夫究竟叫阿斯哈尔还是叫张得江，可她分清楚了这个男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她想不明白这位长相英俊、确有才华的文学博士怎么会如此卑劣。她很为努尔达娜担心。哪怕她这次什么也不说，阿斯哈尔或者张得江的面目也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遭受伤害的总会是努尔达娜，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对努尔达娜的伤害就越大。她相信如果林娜知道张得江是感情骗子后，可能只会耸耸肩膀一笑了之。但她能肯定努尔达娜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努尔达娜太纯真了，承受不了粗暴的感情蹂躏。

“告诉你一件事，我要结婚了。请柬已经寄出了，你一定要来哦。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未婚夫也是我们哈族人，和我从小一起在草原长大的，算是青梅竹马吧。他后来去了英国，现在是英国的文学博士。是从牛津大学毕业出来的。你不是搞中西文学比较的吗，为这你也应该来一趟草原，认识一下，对你和他都会有帮助的。只是你不准抢我的帅哥，没有了他，我会活不下去的。”

在为努尔达娜的担心中，纪莺莺想起了努尔达娜前不久给她打的那个电话，想起读书时两人的玩笑话：不管谁先找到男朋友，落后的那个可以去抢。正是努尔达娜的这个电话，使她摆脱了犹豫，下决心到草原来参加努尔达娜的婚礼。帅哥、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国外名牌大学的文学博士，能选到有这样条件的夫君谁不羡慕？当时，刚从英国回来的她是多么为好友感到高兴呵。在英国当访问学者的经历，使她知道中国人要在英国的名牌学校获文学博士学位不容易。这也是她曾经敬佩过张得江的原因。现在，她却很后悔在接到努尔达娜的电话后，没有帮努尔达娜去查一查未婚夫的底细，也没

有去想牛津大学怎么会一下子出了两个“中国籍”的文学博士。如果能帮努尔达娜查清楚阿斯哈尔和张得江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又在英国有同居女友，那努尔达娜目前的悲剧就可以避免，最多也只是伤心一段时间而已。这样总比等到做了人家的新娘才知道真相的好。

胡思乱想中，纪莺莺走累了。于是她走进了街角的一家小饭馆坐下来。这是家两边放桌子、中间是通道，仅有五六张小餐桌的饭馆，和店堂几乎连在一起的厨房里飘散着牛肉汤的香味。

系着白围裙、带着白圆帽的中年老板起身问：“小姐想吃点什么？馄饨还是面？”

“我要酒！”纪莺莺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声。

坐在纪莺莺斜对面的一个年轻男子循声抬头朝纪莺莺扫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喝着他自己的酒。他的面前摆着一碟酱牛肉、一碟卤花生。一瓶伊犁大曲已所剩无几。

纪莺莺见老板愣怔着，便指指对面那个男子的桌子说：“像他一样就可以。”

老板善意地问：“酒是不是来半斤装的。”

“随便。”纪莺莺摆摆手。其实她此刻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冰镇的可乐，喝酒的欲望是进店后看到别人在喝酒而被吊起来的。

老板把纪莺莺要的酒和菜送上来后，店铺里便沉寂下来。纪莺莺和斜对面那个年轻男子是店里仅有的两桌客人。

同样的酒、同样的菜、同样的孤寂。

同样烦恼否？

纪莺莺从来没有喝过烈性酒，浓烈的酒液流过喉咙后，立刻被呛得咳嗽起来。

对面的男客再次抬头看了看纪莺莺。他看到了纪莺莺眼里流下的眼泪，也知道这泪水并不都是因为酒太浓而流出来的。他能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是他的警察职业，二是因为他心底里也有着伤感，给他一个发泄点，他也会流出眼泪来。他没能想到的是他们都在为同一个人流泪，不同的是他的泪流在心里，而那位他不认识的俏丽女子的泪都流在了脸上。

纪莺莺用纸巾擦眼泪时也朝那个粗犷中不失英俊的男子瞥了一眼，在对方的眼里她看到了忧郁。她同样想不到对面的陌生男子也在为努尔达娜的新婚而难过，更不会想得到，如果她早一些认识对方，或许以后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纪莺莺不善喝酒，对卤花生和酱牛肉也不感兴趣，稍坐一会儿后，她便埋单出了小饭馆，沿着来路慢慢地往宾馆走去。

出小饭馆没多久，纪莺莺就发觉有人跟了上来，她扭头见是刚才在饭馆里的那个男人，怕对方会来纠缠，不禁有点慌张。

那个年轻男子走到纪莺莺面前，保持了一些距离，问道：“小姐是回额尔齐斯宾馆吗？”

纪莺莺眉头一皱，“你怎么知道的？”

年轻男子一笑：“这条路通额尔齐斯宾馆，城里就这家宾馆好一些。从小姐的打扮看，应该会住在那里。”

纪莺莺虽已看出对方不像有歹意，但还是保持着警觉问：“有事吗？”

年轻男子收起笑意，认真地说：“请不要误会，我是额尔齐斯县公安局的。刚才我看你喝了点酒，又是单身的一个外地女客人，所以想提醒你一下，前面有段路很黑，时间也不早了，你还是打个面的回去吧。我们这里的面的很便宜，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块钱。”

暖意掠上纪莺莺的心，她感激地说：“谢谢。我知道了。”

说话间，正巧有一辆面的驶过。年轻男子扬手把车拦下来，对车窗里的司机说：“我是县公安局的，你把这位小姐拉到额尔齐斯宾馆去。”说完，他主动替纪莺莺拉开车门，等纪莺莺上车后又帮着把门给拉上。

“谢谢，谢谢。”纪莺莺在开着的车窗里朝那个不知名和姓的陌生男子连连摆手。

年轻男子伫立在微风许许的街头，直到目送着面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才移动脚步，掉转身体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走去。

今夜他将难眠。因为今夜是他心爱的姑娘与他人的新婚之夜。

5

由于刚才遇到那位好心警察的缘故，纪莺莺回到宾馆时心情好多了。尽

管那辆面的既破旧又肮脏，下车时她还是给了司机一张 10 元钱的钞票，换来一连串的谢声。

像许多小城的宾馆一样，午夜时份额尔齐斯宾馆大堂的灯光已经熄灭，仅靠电梯走廊前的那点微弱灯光照明。门旁侧角，一个穿保安制服的男子坐在一把活动翻椅上打着瞌睡，轻微的呼噜声令纪莺莺笑着摇头，心里想：要是换在上海，这位保安明天就不会再有工资拿了。

纪莺莺住在宾馆的最高层 5 楼的一个套间里，是努尔达娜用自己的名字替她订的，称得上是额尔齐斯最好的宾馆里的最好的房间。“按我们哈族的礼仪，应该接你到家里住下。可这两天家里太乱，你就先把这里当我的寝室住下来，过两天再住到我的新家去。”把她送到宾馆来时，努尔达娜曾这样对她解释。

“如果我不揭穿，在努尔达娜的感动下，张得江要是能中断和林娜的关系，努尔达娜的这桩婚姻或许还能算是一桩好婚姻。”纪莺莺走进房间时在这样的安慰中扫却心头为努尔达娜的担心。她相信任何男人都会愿意为努尔达娜改掉陋习，都会舍不得让努尔达娜伤心离去的。她决定这两天单独和张得江谈一次，警告他悬崖勒马。

纪莺莺放松下来。以往住任何星级的宾馆她都不洗盆浴，但今天却例外地仔细擦洗干净浴缸后，把自己舒适地泡在温暖的水里。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感情波动，她的身心都极其需要得到放松，然后睡一场好觉。

一个身影悄悄地接近额尔齐斯宾馆，在门口的暗影里观察了一阵宾馆大堂内的情形后，那个身影闪进大堂，蹑手蹑脚地从仍在打鼾的保安身旁走过。对这个不守职责的保安，他产生的联想和纪莺莺完全不同：倒霉的家伙，明天你不会被炒鱿鱼才怪。

电梯升向五楼。

纪莺莺舒适地躺在浴缸里，用沐浴露轻拂着光滑的肩、胸、腿。她不记得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惬意地洗过澡了。考上文学专业博士以后，她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几乎每天都是精疲力竭后草草梳洗上床，除了迫不得已为自己化点妆外，她对身体的照顾和生活的享受可以说是零。

这次一见面努尔达娜就问她：“怎么没把男朋友带来？”

“那个人大概还在别人的肚子里呢。”

“不会吧。你这么漂亮，会没人追你？”